



# 藍色北戴河

□張春燕

到北戴河之前，我在小說詩詞中，以及名人軼事中流淌着的它，有着繽紛的想象。可我想象的翅膀無論飛多遠，都幾乎沒有飛到與藍色相關的地方。

然而，北戴河投影在我心中最深最廣的，就是它的藍。

那是在天朗氣清、屏氣凝神以及夜深人靜的時候，最能驚喜地捕捉到、感知到的藍。

沒來北戴河的時候，我直覺它的海水會比較渾濁，泥沙較多。原因很簡單，因為有黃河的流入。在我的想象中，渤海是與東海、南海不一樣的，它不是那種蔚藍的、清澈的、讓人直想飛快投入其懷抱的海。

然而，渤海以它特殊的姿態、特別的幽藍，在我的視野里，潮起潮落，風舞鷗翔，沖刷掉我的既有印象，奔涌出特殊的韻味和別樣的激情。

在海邊穿上救生衣，踏上游船，隨着船艙兩邊白亮的波浪一道道閃開，大海漸次入眼。近岸的淺水看起來有點泛黃，而隨着船往深處行，海水越來越清澈、越來越神秘、越來越幽藍。這時的北戴河，在我眼裡是平靜的、溫情的，儘管有風也有浪，但都像是在逗我們開心，喚起我們的好奇和激情一般，微微晃，微微蕩。

幽藍的海水上面，是歡飛着、高唱着的海鷗。北戴河的海鷗那叫一個多、一個歡、一個健、一個可愛。對我們撒向空中的面包屑、饅頭片、土豆片等食物，它們反應靈敏，捕食疾速，在空中穿插交叉，還相互補位，沒有一片食物掉入海中白白浪費。感覺它們與船艙里的我們，完全不是初相識，而是相互熟悉、相互惦記的老朋友，就如北戴河的海水，一直就在我們心中奔涌。

游船返航，雙腳踏在北戴河細致溫情的沙灘。北戴河沙子的細膩，是讓無數遊客流連忘返的重要原因。濕潤的沙灘，

像一張碩大的溫床，走在上面，感受到它爽爽的質地與彈性。讓人想一直走下去，走到有雄鷹屹立的巨石、可欣賞“紅日浴海”奇觀的鴿子窩；走到山海關入海處地勢高峻、弄濤舞浪的老龍頭；走到建安五年，去傾聽烏桓大捷、班師回朝、躊躇滿志的曹孟德激情澎湃地吟詠《觀滄海》；走進2000多年前的秦始皇行宮，看那個4次東巡、為求仙而屢出大招的大秦帝國皇帝的威儀……

在這高遠美好的秋天，我沉醉於北戴河天空的藍。那是一種深廣、明亮、乾淨、透徹的藍，是一種讓你把自己融進長天、讓那干淨純粹的顏色把自己從頭到腳、從外到內浸染的藍。在這樣的時刻，你會更真切地感知和體悟海天一色的勝景有多么攪人眼球、撼人心魄。

秋夜的北戴河很安靜，市區幾條大街的街燈和濱海公園都以藍色為基調。漫步其間，在燈光和植物、汽車、行人、標識牌，以及建築物織成的藍色世界裡，你會覺得自己是在穿越和探尋一個深幽的、有着久遠神秘色彩的夢，這種感覺讓你眼睛明亮，身體輕盈，讓你對周遭的一切都有一種藍色的嚮往和不捨的依戀。

藍色是永恆的象徵。而幽藍是其中深邃而純淨的藍，有讓人沉迷的夢幻感與歷史感。北戴河的幽藍，是穿越漫長歷史走廊，匯入眾多洪流與小溪，依然清澈美好，有着厚重過去與多彩未來的藍。那份幽，來自一種深長的沉淀、一份久遠的情感、一種對傳統的尊崇與對現實的審視和珍惜。這種藍，是一灣海水、一片天空、一串夜燈所呈現的，也是一個城市、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所追求和堅守的、靜幽的藍。

這樣的藍，有昨夜的深沉，有今日的奮進，有明天的憧憬。

（作者系重慶市作協會員）

# 鄉村“賒”事

□牟方根

歲月悠悠，帶走了許多如煙往事，却也留下了一些難以忘卻的記憶。如今，每當有人提到“賒”字或聊起有關“賒”的話題，往昔的那些“賒”事就會在我眼前活泛開來。

7岁那年，一場幾十年不遇的乾旱造成農作物嚴重歉收，加之奶奶生大病，讓原本就捉襟見肘的家入不敷出。儘管如此，開學那天，父親還是把我送去了學校。站在教室外面，看到家長們喜笑颜開給孩子報名交學費，父親的雙手似乎不知該放在哪兒，臉上寫滿了無奈和不安。

待同學們報名完畢，父親才牽起我，尷尬低頭走進教室。來到班主任面前，父親結結巴巴說：“老師，我家暫時很困難，您行行好，先收下孩子，學費有了我儘快來繳……”班主任的答复讓父親喜極而泣：“要得，娃兒讀書是大事，先坐進教室再說。學費嘛，我去找校總務室主任，請他寬限些時日。等湊齊後，你繳了就是。”

由此，“賒”給我的最初認識，是當你陷入困境時，有那么一雙熱情的手伸向你，帶給你希望和光明。當年尚未實行九年義務教育，若因交不起學費而被學校拒之門外，我也不會有後來考上大學、分配工作的美好前程。

“叮叮當，叮叮當，波浪鼓兒搖得響；任你挑，任你選，針頭麻線擔肩上……”這是物資匱乏年代，鄉村引人注目的貨担郎叫賣聲。

印象中，一位姓孫的貨担郎經常來我們院子。40歲左右的他身形魁梧、肩寬背闊，臉上總掛着微笑。只要他一來，院子里的人就會圍攔過去，如眾星捧月般歡迎。

貨担郎所挑貨担真可謂百寶箱，農村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的鍋碗瓢盆、針頭線腦、清打洗滌等用品，以及鋤頭、鐮刀、鋤子等

農具，還有扇子、蚊帳、涼席、手套、熱水袋等應季商品，散裝零食如瓜子、花生、糖果、餅干等應有盡有。有時，還會挑一些兒童玩具和學習用品，讓院子裡的一群孩子沉浸在快樂之中。

有一年臘月，貨担郎來院子賣年貨，母親看中一塊棉布，想用它給我和妹妹縫制過年穿的新衣服棉馬甲。可兜里錢不夠，母親不知所措，貨担郎似乎看出了母親的心思，招呼道：“嫂子，這塊棉布我賒給你，差的錢有了再付清。”

貨担郎的這一“賒”，賒出了仁心，賒出了善舉。直到現在，母親仍念念不忘貨担郎是個好人。

後來，父親與人合伙開了一家農村麥子加工面坊。雖加工費用不高，但有些人家經濟不寬裕，來面坊賒賬是常有的事。

父親的面坊有一個記賬本，厚厚的一大本，分年度記錄，科目是某年某月某日、哪家加工麥子數量以及所欠加工費，最後一欄是“欠款人簽字”。這本賒賬，像一本鄉村史料，彰顯著村民昔日生活的艱難和散布在鄉間的人情溫暖。

賒賬，賒的是信譽。一年了一年的事，到年底，絕大多數欠賬者都會主動來面坊銷賬。個別賒賬戶也有拖延現象，父親便和伙計會在臘月二十九、三十這兩天進行集中催收。“有錢錢交代，無錢話打發”，對確實困難的賒賬戶，一說好話，來年面坊仍會照賒；反之，對那些有錢不給或沒有信譽的賒賬戶，面坊就不再任其胡來。

隨着時代進步，鄉村“賒”事如今已淡出歷史舞臺，隱入塵煙，成為老一輩過去貧窮時代烙下的印記。

（作者系重慶市萬州區文評家協會副主席）

# 霞之美

□陳培全

《說文解字》對“霞”的解釋是“亦雲氣也”，即紅色的雲氣。本意是指日出或日落前後天空和雲層因日光斜照而出现的彩色光象和彩色的雲。

近日去了一趟西北，似乎對“霞”字有了更深層的理解。

西北地區雨水極少，幾乎每天都可觀賞到日出、日落。日出時，廣袤的地平線上首先顯現出一點紅暈，這是朝霞呈現的初始。漸漸地，東方拉出一條赤色的橫線。紅色逐漸延長與升高，一個火球露出頭角，繼而撕去遮掩，蹦出一張圓圓的笑臉，照耀着紅霞滿天的東方。

在額濟納旗八道橋觀日落又是別樣的感受。八道橋位於中國第三大沙漠巴丹吉林，它的特點是沙山與湖泊相擁。黃昏時站在並不算高的沙丘上，目視着太陽一点点西沉。泛着月白色的圓條忽間變成兩個，他們天各一方牽着手一步步靠近。隨着天上的圓日一点点變紅，水中的也毫不相讓對峙爭寵。當紅霞映滿西方時，不知是天上的圓日紅了臉，還是水中的影子已滿足了自己的表現，去偽存真這時就得到了充分的展現。在此你只要領會夕陽無限好晚霞也可愛即行，不要去考慮只是近黃昏之語。因為日出必有日落，這是誰也改變不了的自然規律。太陽給人類帶來了溫暖與生機，但也會讓人們適應黑暗與休憩。

中國地大物博，現已查明有1005處丹霞地貌。祖國西北面積最大的丹霞地貌就在甘肅張掖市。張掖的七彩丹霞色如渥丹，艷若明霞。觀了此地，感覺天下群山大無色。這裡的七彩丹霞以“丹霞”為主，但重點還在於“七彩”。它可見的色彩不僅限於赤橙黃綠青藍紫，還有乳白、青灰、深黛等多種顏色。把它比喻成是上帝打翻了調色盤形成的地貌一點不為過。

這裡原本是一片古老的湖泊，7500萬年前古湖泊干涸，隆起的湖底島不斷受到風蝕，風將土層雕塑成奇異的形態。這些外太空一般的風景已經矗立了億萬年之久，散發着蠻荒的遠古魅力。

《辭海》字源對“霞”的解釋是“從雨”。人們普遍對“霞”的認知是在天上並且是變幻的遙遠的。但當你目睹了靜態的丹霞地貌，親近了它霞光般的紅土，你可能對“霞”字就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霞”字雖然從“雨”，但“雨”並不能囊括所有的“霞”，泥土也可以顯得那麼美麗耀眼。

或許丹霞的“霞”是從朝霞、晚霞引伸而來，但它畢竟又多了一層自己的屬性，讓我們對“霞”字的認知更加深刻，並且對它的美理解得更加豐富。

（作者系重慶市南川區作協會員）

秦皇島市北戴河區淺水灣浴場 新華社發



## 讀一縷白髮(外二首)

□藍冰

站在時間的對岸  
讀一縷白髮

那白，藏着晨霧  
藏着炊烟  
藏着秋霜和冬雪

夜深人靜，鍍上一層月光  
那白，多么柔軟

母親站在鏡子前  
她用手摸了摸頭，莞爾一笑

### 關於風的記憶

站在風口  
所有風朝我涌來

東風揚我秀髮  
西風催我老去  
南風婉約，北風淩厲

而這個塵世  
我吹過的所有風  
都帶着你的氣息

### 一截良木

走出大山  
以擗面杖的名義  
靠近烟火

天不亮  
披一身滿天星  
生活的不平面被它一擗再擗

就像我的母親  
貼着時光的鐘面  
旋轉不停  
（作者系重慶市江津區作協會員）

## 明月湖畔(外一首)

□余公

明月漸漸凝成一片湖  
沉醉多少浪漫月光  
晶瑩一絲絲匯聚  
想象力，不僅僅只是形似  
城市性格也具有兩面性  
風鈴在窗外，我在郊外  
空寂將山石草坪抱在懷裡  
再也不願回到喧囂  
渝北，鏡子裡多情的美人  
秋日暖阳鸞鶯燕湧出城外  
共享單車選擇向陽坡靜臥  
我宁愿做一個白日夢

### 南山有溫泉

在南山，蘊藏長壽基因  
山石間滲出不老泉  
不可能滲出一片大海  
水池慢慢積蓄能量  
肉體在寒冬裡也有容身處  
一種壓抑感霧化  
溫度從歲月內心向外釋放  
总有石頭無功於衷  
一個不願意坦誠相見的人  
緊緊裹着白毛巾  
站在水岸上躊躇  
恍惚從北極逃出來的企鵝  
（作者系三峽融媒體中心退休職工）